

特别调查组在行动

特別调查组在行动

刘进喜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济南

特别调查组在行动

刘进喜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大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5印张284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209—00331—2

I·3 定价：4.05元

卷 首 语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惊心动魄的纪实文学，记录了为保卫改革十年公安工作阡陌中的一行足迹。作者以熟悉的生活，流畅的文笔，歌颂了公安干警对待爱与恨、情与法泾渭分明的立场。文章包含了人民警察爱人民的忠诚情愫，以真实的斗争场面令罪犯生畏，使邪恶止步！

在《青春的烈焰》中，罪犯为了一个年轻的女人，要拉住她和别人一道去拥抱死神；为了拯救无辜的生命，民警们忘掉了自己，也毅然去拥抱死神；轰隆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在爆炸的瞬间，正义升华，邪恶毁灭。

在《特别调查组在行动》这篇大型纪实文学中，揭露了为官不廉者利用职务之便肆虐，不遗余力地大搞经济犯罪，在刚正不阿的女检察官面前原形毕露，谁料，犯罪者却是检察官以前的救命恩人，是非曲直，谁来公断？！

我们的老预审警官如何审破了一起因嫉妒而发生的杀人案？我们的刑侦队长如何在丛林深处逮住了一只凶狠的色狼？我们的反扒窃专家如何熟习贼的轨迹而克敌制胜？……请看那扑朔迷离、引人入胜的情节吧！

最后，我们用《追捕三名持枪犯的报告》作为卷首结束的话。凡是想在中国这块神圣的土地上为非作歹的人，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面对猖獗的犯罪，为了安居乐业，我们的卫士在必要时也会兵敢血刃……

目 录

追捕三名持枪犯的报告.....	1
青春的烈焰	
——记即墨县公安局城关分局四名干警与爆炸行凶犯 英勇斗争的事迹.....	34
秘密追踪.....	46
巧擒水鬼.....	67
荷花湾沉尸案.....	81
窃贼的“天敌”.....	110
潜猎林深处	
——青岛市市南公安分局刑警队副队长齐有智 抓获重大强奸犯纪实.....	140
棉槐沟之谜.....	167
老预审警官.....	180
伏击.....	193
特别调查组在行动.....	201
烈火金钢	
——青岛市公安消防干警扑救黄岛 油库特大火灾纪实.....	401

追捕三名持枪犯的报告

1986年元宵节期间，我国北方门户，位于黄海之滨的开放城市青岛，万众欢腾，全民同庆。分布在全市的五处大型灯会，千姿百态、气势非凡，灿烂辉煌，正准备迎接百万市民、各方游客、港澳和外国来宾。青岛各通衢大巷，人如潮涌，万人空巷……距青岛不过百里之遥的莱阳县驻军某团的弹药库，在沉沉夜色之中，出现了三个黑影。这是三个罪恶的黑影，企图抢劫行凶，杀人越货，叛逃卖国。这又是三个可怕的黑影，枪法谙熟，射必中的。三个歹徒盗窃了5支崭新铮亮的优质手枪和160发子弹，全副武装、荷枪实弹地向万众欢腾的青岛方向奔去了……

反映我国社会急剧变革中亡命徒的凶险和我国公安机关的忠诚与弱点的“二王事件”刚刚过去，在人民中记忆犹新。“二王”事件会不会在青岛重演？青岛市公安局怎样撒出插翅难逃的天罗地网？三个可怕的歹徒会进行何等罪恶的勾当，下场又会如何？

一、盗枪劫车

2月21日（阴历正月十三），夜幕降临之后，在一溜平房的屋山头下，有三个黑影在窃窃私语。个头稍高点的叫张恭伟，今年刚刚21岁，长脸肿眼皮，下嘴唇较厚，是崂山县河套乡孟家村人。身体壮实的叫赵同照，今年20岁，长脸大耳朵，浓眉毛单眼皮，是崂山县河套乡赵家岭人。另一个叫戴堤，也刚满20岁，这三个家伙，沆瀣一气，正在酝酿着一个极其恶毒的阴谋。张恭伟恶狠狠地说：“我们得学二王，搞出点名堂来。”

赵同照附和说：“先盗枪，然后抢银行，有了钱，哼，就是爹，爹是婊子儿！”他有点得意忘形地摇着头，好象手里大把抓着钱。

“能行吗？”戴堤似乎觉得有些茫然，反问道。

“胆小鬼！”张恭伟牙咬得格崩响，那闪动着鬼火的眼睛在黑暗中死瞪着对方：“×你妈的，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撒了油，抢了银行，就上东北的深山老林，越过国境，嘿，金钱，美女……”说完情不自禁地笑了一声，突然又下意识地怕别人发现，伸手捂住了嘴巴。

金钱、美女的美梦刚刚进境，铤而走险的歹徒们开始向罪恶的道路迈步。忘乎所以的疯狂，贪得无厌的欲望，象一架无形的绞索扣子，套上了他们的脖颈，利令智昏地把灵魂出卖给恶魔。

月亮被厚厚的云层吞没了，趁更深夜静之时，这几个鬼魂般的人物，向莱阳县驻军某团的弹药库摸去……

1支、2支、3支、4支、5支。

1发、10发、100发、160发。

荷枪实弹的张恭伟阴险地一笑，他已经不再相信戴堤，递给戴堤一支手枪：“你留下，干掉修械所所长，然后去A地找我俩。那小子太坏了，我上次请假他不准，赵同照想调换车工的工作他也不干，死有余辜！”

戴堤默许了，他心里明白，只要半个不字出口，死的就不是那位修械所所长，而是他自己。他无可奈何地握着枪，心惊胆颤地望着他俩消失在夜幕的田野里……

张恭伟、赵同照走后，戴堤握着冰冷的枪把，上下牙床打起了“得、得”，他想到死，又渴望生，不敢打死修械所所长。一阵冷风吹过来，周身打了个寒颤，他的双腿瘫软了……他懊悔了，不知是走还是爬，象一头野驴在悬崖前站住了，他终于折回头来，投案自首。

张、赵两名歹徒，深夜来到莱阳县城，蹲踞在城关大街旁一堵高墙下的黑影里，嘀咕着向何处逃窜。这时，远处的西天闪动着灯光，一辆汽车朝这儿开来。

这辆自西向东开来的是一辆天蓝色解放牌汽车，车上满载着成包的葵花子。开车的司机和采购人员都是益都县城关瓶盖厂的职工。

莱阳县城的大街上空荡无人，街灯散发着幽静的光芒。张恭伟在黑影里捣了赵同照一拐肘，两人突然窜至街心持枪逼住了汽车。司机打量了一下这两个劫车人，一个上下穿着黄服装，一个头戴前进帽，穿着西装，他不相信但又不能不相信，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竟有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为了工友的安危，他十分勉强地下了汽车驾驶室，要是仅仅自身

一人，凭着血气方刚的躯体，他多想一踩油门冲过去，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和歹徒同归于尽！但是，眼下他只能用鄙视的目光看着劫车者，在心里琢磨着各种对策。他深信，在社会主义的国土上，即使劫了车，也不可能跑掉！他和他的同伴工友，被乌黑的枪筒逼上了车厢。

两名劫车犯进了驾驶室，调转车头向西逃窜，一支枪口紧贴着驾驶室的后窗玻璃，对准了司机和他的同伴，犯罪者怕他们采取行动，又怕他们跳下车去报告！

“一定得跳下去，那怕是跌断腿折断腰，也要向公安局报告！”司机悄悄地向同伙耳语。

“他会开枪的，”一位压低了声音回答。

“他不敢，开枪正好暴露了他们的罪恶行径！”

“跳！”三个人配合默契，从奔驰的汽车车厢里滚落下去。

汽车仍然奔驰，枪却没有响！

赵同照摇下车门玻璃，举枪对准了那三个刚从地上爬起的黑影……

赵同照正欲开枪，被张恭伟伸手抓住衣领拖了回来，他怒喝道：“别开枪，操你妈，枪一响，我俩就暴露啦！”

汽车如离弓之矢，向西狼狈逃窜……

二、紧急行动

青岛市公安局的剑式高楼，披满了朝霞的彩衣。59岁的公安局长李逵道，精神矍铄，步履矫健，早早地走进办公室，人有心事夜难眠，青岛市府提前发出了全市5处举办

大型灯会的通知，红头文件怎能不揪牵心肠。今年正月十五不同往常，政随民意，众心大悦，龙腾虎跃，欢歌曼舞，彩灯从昨天下午开始悬挂街市，千姿百态，气势非凡。虎灯、龙灯、宫灯、鱼灯、娃娃灯、跑马灯、熊猫击鼓灯、猴王仙桃灯，八仙过海灯、军功勋章灯、仙女下凡灯、八戒招亲灯，圆的、扁的、方的、六棱的，赤、橙、黄、绿、蓝五彩缤纷。

李逵道摘下大沿帽，用手抚摸了一下乌黑的头发。他中等身材，肩头宽阔，腰背板平，脸膛黑红红的。这位老干部虽患有高血压和胃窦炎，但他是青岛冬泳队的元老，经受冰霜寒气的磨炼，体魄如钢似铁。在公安战线上他干过组长也干过处长，当过刑警也做过保卫，精通公安业务。今年的元宵灯会车多人挤，危险因素也大，要防火、防盗、防歹徒捣乱。他和干警们肩上负着保护每一个家庭幸福的重担。正在这时，他的副手，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银令笑呵呵地走了进来。这位魁梧的胶东爷们，眼眉又浓又长，一双含秀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他在担任刑侦处长的时候，多次破获重大刑事案件，以敏捷的思路、独特的见解、合理的逻辑分析而称雄干警的心中。他是李逵道庄重、温和、果敢、机警的好助手。王银令一进门，见到李局长正站在窗前沉思，料定是在思考灯会的安全问题，走上前来说：“李局长，灯会的保卫工作，全部按照党组研究的方案落实了。”

李逵道转过身来，满意后点了点头，往椅子上一坐，开始听取安排情况汇报。对于干警迅速贯彻局党组的安排，他深感欣慰。

他戴上大沿帽，扯了把王银令的衣袖：“走，到各个灯会去转转，拾遗补缺，让十五的月亮更好更圆。”

两位战友一前一后还没走出门：“叮铃铃铃”，总值班室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值班人员拦住了他俩的去路，报告说：“昨晚11时许，莱阳驻军某团被盗‘五四’式手枪5支和160发子弹，作案分子盗枪之后，于下半夜在莱阳县城关劫走益都城关瓶盖厂天蓝色解放牌汽车一辆向西逃窜，车号：44—36677。通报单位莱阳县公安局。”

“车号：44—36677。”李局长加强记忆地重复了一遍，脸色骤变，双目喷射出愤怒与冷峻的光束，猛地摆了一个手势，向值班人员下了第一道命令：“立即将莱阳县公安局的通报，原文通知各分、县局及各有关业务处。注意堵截这辆车！”

他伫立在门口有半分多钟，两眼注视着王银令的脸部表情，不无埋怨地说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今天早晨才通报，晚了整10个小时，迟到消息！”

王银令认为李局长的埋怨是有道理的，因为追捕绝对刻不容缓，既然如此，他不愿再火上浇油，婉转地说道：“现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只要他俩在青岛的区域内活动，我们关门打狗是有把握的！”

李逵道回到办公桌前，慢慢地坐在椅子上。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的公安局长，他对这里的地形水貌一清二楚。莱阳县以西便是青岛市的莱西县、平度县、莱西县以南就是即墨县、崂山县，再往南就是市区。歹徒的原籍崂山县河套乡西接胶县，胶县以南便是胶南县和黄岛区。想到这里，李逵道焦灼不安地又从座椅上站起身来，他想：“本市的即墨县、崂山县、胶南县、黄岛区及市内皆处沿海一线，无论两犯心怀

何等罪恶目的，都必须经过我市，或找关系人落脚藏身，或偷、劫船只从海上外逃！”他聚敛眉头，深深地往外吐了一口气，立即召集了党组成员会议。

党组会议打了“短、平、快”。在这刻不容缓的关口，怠慢自然贻误战机，但是毫无准备的鲁莽行动，也会造成拳头打跳蚤！摆在李逵道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行动快、目标准、打得狠，迅速消除这股隐患，不让人民受害、国家财产受损失！

会议认真地分析了案情。最后，李局长谈了五条紧急措施：“第一，迅速调动警力，设卡堵截。布设三条防线，一条是莱西县城关镇和平度县固山、门村、南村一线，防止罪犯西逃；一条是即墨县城关镇、蓝村和崂山县棘洪滩、石桥一线，防止罪犯南下；一条是崂山县的流亭和市区的咽喉南渠一线，防止罪犯窜进市区；三条线共设堵截点186处。堵截力量1500人。第二，入夜清查罪犯易于落脚的大小旅店及空房山洞。第三，动员交通民警和派出所民警以及所有乡镇治安力量普遍行动，对交通干线和各停车场进行巡逻检查，搜索被劫持的汽车，以判断罪犯的踪迹。第四，调查、监控两犯社会关系，加大面上的工作，发现罪犯去向。第五，立即派出副局长常振兴、刑侦处长米世文带领46名干警，奔赴罪犯原籍河套乡开展工作。”他的话音刚落，不知谁问了一句：“灯会的力量是否撤下一部分？”

李逵道斩钉截铁地说“灯会的保卫力量不能有丝毫削弱，追捕任务必须火速展开，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是！”大家受命之后，立即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

无线电台的电波覆盖着青岛的10594平方公里的土地

.....

警车在奔驰，报话机在呼叫……

李局长下达的一道道指令，及时地传进山间的哨所、路口的岗位……

“兵贵神速”。交道管理处处长毛瑞清，一接到命令，立即向全市区的39处交通岗下达了堵截的命令！他要求执勤民警，如果发现了这辆车，要不惜代价全力堵截！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让身藏暗器的歹徒伤害一个群众！

执勤的交道民警走出岗楼，警惕地监视着每一辆过往的机动车。

聪慧而又干练的交通管理处处长，眼睛不停地在深度近视镜片后面眨动，他觉得这样守卡还不够，需要更迅速、更主动地去寻觅猎物。此时此刻，他一语不发，他在思考处机关的干部，谁身强力壮？谁有战斗经验？他终于拍板了：他挑了10名自己满意的干部，让他们分乘两辆巡逻车，带足子弹，一辆去市南区、市北区、台东区，一辆去四方区、沧口区。就这样，同志们连午饭都没吃便登上了征程。

南渠，这是出入青岛市区的咽喉。交通管理处在这里设立了车辆检查站。站长姜延义宣布，从现在起，不分值班班次，全力以赴检查车辆，“如果这辆车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溜走，那就是我们犯罪！”

刑侦处派来了铁军带队的机动小分队。民警们都穿着黄胶鞋，在这里增哨设岗。警犬也跟随主人守候在路旁树下。

在沧口街的交叉路口，沧口公安局的一位老民警和一位女民警，腰上的枪套打开了套盖。老民警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饼干递给了女民警，年轻人接过来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填。他

们没吃午饭，怎能不饥肠辘辘！干如粉末的饼干难以下咽，对面小店的售货员端着一大缸茶水横穿马路送过来，年轻的女民警双手接过，“咕嘟、咕嘟”茶水下去了半茶缸……

到处在行动，内紧外松，群众是不知道险情的，千家万户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22日的白昼匆匆过去，随着夕阳沉入胶州湾对面的大珠山后，夜幕笼罩了青岛港。彩灯齐亮，大放光辉。市民们扶老携幼，倾家出动，去中山路、贮水山、宁夏路、温州路、沧口街五处灯会，浏览美妙的彩图、缤纷的光华。欢声和笑语融为一体，老人捋着胡子陶醉了，孩子们拍着小巴掌直蹦高儿……

李逵道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厚厚的嘴唇干裂得不得不随时用舌尖儿舔湿。王银令拼命地吸着纸烟，咳嗽一声接着一声，他们没有吃饭，但一点食欲也没有，心中如汤煮，可怕的险情无情地折磨着这两位年过半百的沙场老将！

三、大海捞针

电波从市局大院往外发射，报话员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着，呼叫，回答，回答，呼叫，北至盛产葡萄的大泽山，南到风光绮丽的太平角，东起东海崂的刁龙嘴，西至巍峨屹立的大珠山，民警、驻军、民兵，每一分钟都有消息在这里汇集，各种疑点从四面八方指挥机关报告……

李局长和他的伙伴们，在分析每一个疑点，在提炼每一点线索，“目标”始终没有露头，他眉头紧皱成“川”字，他想得很多，想得很远，尤其是想到两年前那如狼似虎的“二

王”，穷凶极恶的敌人，孤注一掷，铤而走险，枪声里，有公安战线的战友、有无辜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决不能，决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在青岛重演！公安干警的责任，就是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心火引起了胃窦炎旧症复发，难忍的疼痛、涌出的酸水，他只能默默地忍受着……

“洞洞么，洞洞么”他的对讲机里又传来对他的呼叫。

“两八洞，两八洞，我是洞洞么。”

对讲机里清晰地传来了报告：“今晚8时许，驻军军马场的一辆草绿色解放牌货车，停放在延安二路，被人盗走！”

“立即组织查找！他从对讲机上放下手来，突然一个念头占据了她的脑际，“难道两名歹徒已窜进市区？灯会！人海！他们会不会弃掉原劫的车辆，又偷窃了这一辆。一定要找到这辆车，否则，难以辨别真伪！”

他的查车命令一刹那下达到了全市各个行动点，现代化的设备比起当年的小米加步枪那真是有天壤之别了。

交通管理处及派出所的民警加紧了搜寻丢失军车的脚步，一辆辆呼啸而过的警备车穿行于大街小巷，但是没有一个是启动警灯迅响器，民警们不忍心惊扰赏灯的群众。各处的哨卡加强了监视，直到10点钟，观灯的人流散了，仍然没有结果。

新开辟的山东路，道路宽直，路灯洒着桔红色柔和而明亮的光芒。一辆军用解放货车，关闭灯光高速行驶。在150米之处，交通管理处的巡逻车，发现该车不是军人驾驶，又加之灯光全无，速度很快，民警宋新会当即打出停车的手势，军车戛然刹住。身穿便服的驾驶员急忙跳下驾驶室，大概是过度紧张，说话都有些口吃：“民警同志，实在对不

起，刚才走急了，驾驶证忘记带了，这…这是因为一位家属突然得了急病，需，需要送医院。”小宋往驾驶室内歪头一看。一位中年妇女正依偎在另一名青年妇女的身上，微弱的呻吟声断断续续地传出来……

就这样，接踵而来的疑点一个又一个地排除了，尽管这样，守卡和巡逻的民警仍然不厌其烦……

大概由于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的缘故，正月十四的夜里，月亮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天阴得伸手不见五指，市区与崂山县搭界的小白干路延绵20公里竟无一盏路灯。通常的除奸常识告诉民警，贼，多愿在黑处活动。也应验那句谚语吧，“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我们民警绝不会忽视对这种地段的严格控制。

沧口交通民警队组成的巡逻车，不停歇地从小白干路、振华路口到南渠检查站的路段上巡逻着。车上坐着年轻的教导员徐建国和副教导员泮为民，他们带着两名民警。徐建国年仅28岁，俊俏的瓜子脸上有一双机警的小眼睛，泮为民国字型的脸盘常挂着和气的笑容，虽然年龄仅仅25岁，却是个连续多年的先进人物，还是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他们的巡逻车沿小白干路向南行驶，就在与对行的一辆军车错车时，徐建国借车灯的灯光发现车上的驾驶员穿着西服，戴着前进帽。虽然仅仅是一瞥，徐教导员立即意识到军马场被盗的汽车，赵同照穿的正是西服、戴的是前进帽，情况十分可疑。他立即向驾驶员下了命令：“调头，追上那辆军车！”

待巡逻车调头之后，奔驰的解放牌军车已驶出很远，驾驶员施出全身解数，向着那影影绰绰的黑点追赶而去……

巡逻车急驱猛追，徐建国手握对讲机向指挥部报告情况。这边情况剑拔弩张，南渠检查站的民警刘振瑞和刑侦处的机动小队也发现了重要嫌疑。民警老刘和铁军队长截住了一辆开往市外的小型货车，小型货车的车棚内坐着4个自称是西安来的青年人，身边带有一个木箱。当老刘上前询问时，这些人吱吱唔唔，前言不搭后语，令人顿生疑窦。刘振瑞朝铁军丢了一个眼色，铁队长心领神会地将4个人带进了检查站内。当问到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时，那个自称西安来客的人，脸色陡地变了颜色，惶惶不安地挡住箱子说：“是白酒和书籍。”民警们察言观色，哪能轻信他这一套？责令他自己打开检查。那人抖动着双手捂住了木箱，执意不让检查，越怕越证明心虚，民警当然不能对嫌疑犯的阻挠束手无策。铁军找来了火钩子强行撬开了木箱顶盖。哦！四周站立的人们都惊愕地长嘘了一口气，箱内满满装着拾元一张的人民币，点一点数，竟有37000元之多。治安工作就是这样，在“主攻目标”的同时，常常会有一些额外的收获。不过不论是什么样的疑点，在未查个水落石出之前，作为民警是决不会轻易放手的。他们把嫌疑者连同物品和钱币一起带走了。

再说沧口民警交通队徐教导员追赶那辆可疑的军车。前车加足了马力，后车紧咬不放，一直追到青岛地毯厂门前，巡逻车终于超过了那辆军车。那个头戴前进帽，身穿西服的人惊慌失措地停了车。徐建国跳下车，上前叫下这个人，向他索取驾驶证和行车证。这人神色更加慌张，两手拍打着衣服口袋，连声说：“我没带，一样也没带。”

“你没带，还是没有？”泮为民两眼不住地审视着这张脸。那人被瞅得额头渗出了汗。